

你的位置: 首页 >> 科研论文 >> 社会建构论与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

社会建构论与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

发表时间: 2005-7-13 14:58:59 推荐指数: ★★★★★

叶浩生

摘要: 社会建构论是西方心理学中的后现代取向的主要代表。社会建构论主张心理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明”的,而不是通过客观方法“发现”的。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西方心理学后现代取向总的特征为: 1. 反基础主义。认为心理学的概念,诸如态度、情绪、记忆、思维、人格和个性等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实在”作为基础。2. 反本质主义。认为人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所谓人的本质是社会建构出来的。3. 反个体主义。认为个体心灵的研究只有放到社会的历史背景中,放到文化的话语中才是合理的。4. 反科学主义。在这一点上同心理学中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从主流心理学面临的批评和促进心理学家对学科自身的反思方面来说,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其反实在论倾向和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却是不可接受的。

关键词: 西方心理学 社会建构论 后现代主义 话语

社会建构论是活跃于西方心理学领域的一股重要学术思潮。它同文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narrative psychology)、评论心理学(critical psychology)、释义心理学(hermeneutic psychology)、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女权心理学和多元文化心理学等一起组成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而在这一取向中,社会建构论成为其“元理论”和基础。在本文中,我们从社会建构论谈起,然后分析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的基本特点,最后探索心理学中的后现代取向的合理性问题。

1. 社会建构论的产生及其基本主张

社会建构论的早期形态是产生于上一世纪20年代的知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家杜克海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社会心理学家米德等是它的早期代表。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文化是知识生产的决定因素,其研究的重点在文化力量怎样建构了知识和知识的类型。其中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提出,人的认知是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和群体互动中“建构”的,而不是人固有的。米德的观点是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论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库恩的范式论在社会建构论形成的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驳斥了实证主义的通过经验证实而逐渐累积事实和发现的科学进步模式,认为科学发展的形态是范式的变更,即一个理论模型取代另一个模型的“范式革命”。库恩指出,科学研究总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进行的,科学的发现和科学的事实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于特定范式的,范式决定了哪些研究发现是科学事实,哪些研究发现不是事实;在前一个范式中构成科学事实的,在后一个范式中可能就不是事实了。换句话说,“科学事实部分地依赖于科学话语的变化,有关实在的科学描绘并不仅仅是科学发现的结果,也是通过符号表述的,并为科学群体的一致意见所确证”。^[1] 库恩的范式论观点表明了事实的相对性,为社会建构论论证知识的建构特征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社会建构论形成的过程中,知识社会学家伯格(Berger, P. L)和拉克曼(Luckmann, T)1966年出版的《实

在的社会建构》一书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被誉为社会建构论的“圣经”。在这本书中，伯格和拉克曼把分析的重点放在社会共同意识怎样影响了有关实在的知识上面，探讨对实在的信念怎样影响了实在的社会建构，分析主观的意义怎样客观化，又怎样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为主体内在的东西。伯格和拉克曼站在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揭示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怎样影响了实在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虽然伯格和拉克曼仍然站在两分法的立场上区分了主观和客观，这一点很难为现代社会建构论者所接受，但他们有关实在是在社会互动中建构的思想使他们成为社会建构论公认的先驱人物。

现代西方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论主要有三种形态：1.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亦称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根(Gergen,K)为主要代表，主要特征为完全否认心理现象的实在特性，认为所谓的意识、心理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2.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以英国心理学家海尔(Harre,R)为主要代表，其特色为话语心理学和后结构主义倾向；3.修辞-反应(rhetorical-responsive)的社会建构论，以肖特(Shotter,J)为主要代表，强调语言的修辞和反应特性。这三种社会建构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其基本主张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不是经验归纳的产物。传统上，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知识是经验观察的产品，这种观点已经被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摒弃。知识并非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摹写或表征(representation),也并非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而作的“科学发现”。所有的知识皆为一种社会建构，是置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发明”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发现”的。社会建构论认为，认识过程本身依赖于某些概念和范畴，如果作为认识过程的观察本身依赖于这些先在的概念和范畴，又怎么能保证通过观察而获得的不是“发明”而是“发现”呢？知识和知识的对象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反映和被反映”、“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认识过程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反映过程。同时，建构是社会性的，并非个体的、内在的。人际互动、社会协商、共同意识决定了知识和知识的类型。

第二，实在(reality)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建构论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即实在是社会建构的”。^[2]所谓的心理现象,包括意识、情绪、认知等并非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某个地方，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语言的建构。“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世界简简单单地‘在那里(out there)’,以供观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里，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谈及‘世界’或‘心灵’等需要语言，‘物质’、‘心理过程’等词语并非世界的镜子，而是语言系统的构成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我们当成‘真实的’，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公共建构的副产品”。^[3]所以，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格、态度、情绪、认知等并非一种内在的实在。从社会建构的观点来看，心理现象并不存在于人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建构论的心理学家丹茨格在印度尼西亚的心理学教学经验表明，^[4]印度尼西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和分类同西方心理学完全不同。心理学史的研究也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心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心理现象提出不同的看法。这说明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历史和文化的内在的意识和心理结构。所谓的实在、精神实体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建构。

第三，语言并非具有确定意义的透明的媒介，也并非表达思维内容的中性的工具。我们用以理解社会和自身的语言系统和语言系统所指涉和描绘的对象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系统并不是一个地图，准确地反映它的对象。作为“能指”的名称和作为“所指”的实体之间并不是一种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其关系是人为的、偶然的。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看，语言是先存的，能指并非仅仅具有命名功能，它同时具有规范作用，规定了人们认识的方式，限定了思维的方向。由于对于心灵的社会建构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因而社会建构论把心理学关注的焦点由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转到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探索语言是怎样影响心灵的社会建构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中性的、透明的，是人用以表达心理内容和心理状态的工具。依照传统心理学的观点，人的“自我”、“人格”、“动机”、“信念”都是独立于表述它们的语言的，这些心理现象是先存的、独立的，语言就像标签袋，我们可以从中自由地选择术语和词汇描绘这些内部状态。但是社会建构论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主张。认为所谓的心理状态、心理过程恰恰是通过语言建构的，语言在先存的。在个体出生之前，语言中就存在着“情绪”、“意志”、“动机”等范畴，当个体认识自己时，不得不使用这些语言范畴，因为这些语言范畴已

经前于个体而存在了，如果不使用这些语言范畴，个体就无法让他人了解自己。所以，语言并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和媒介，相反，它为我们认识世界和自己提供了范畴和分类的方式，使我们能对意识和心理进行分类，并用于解释新的经验。它不是表达思维，而是规定思维。

2. 西方心理学后现代取向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讲，社会建构论既是一种心理学的理论，又是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作为一种心理学的理论，它独树一帜，批判主流心理学的科学主义倾向，解构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它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对现代主义的心理学进行反思，与其它不满传统心理学的各种理论观点一道组成了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这一取向的基本特征有这样一些方面：

2.1. 反基础主义。现代主义站在两分法的立场上，认为存在着作为理性的主体和被主体和理性认识、描绘、反映或表征的客体或实在。这些客体或实在是自明的，不需要证明它的存在。知识是以这种实在作为基础的，科学的知识是这些实在的精确描绘。心理学的知识同样如此，从理论上讲，心理学的知识是对作为“心灵”、“精神”等实在的精确反映。依照心理学中的基础主义观点，心理现象的分类是以心理的实在作为基础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人格等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成为我们对心理现象分类的根据和理由。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看来，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词而社会建构的结果，语词的意义又随着群体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即语词的意义依赖于社会过程，因而我们不可能达到对世界的客观理解。知识只不过是语言形式表述的社会一致意见。我们所谓的实在实际上是我们描述实在的词语组成的……紧凑的、内一致的观点就是真理，而谬误就是内在的不一致，每一方相对于自己的观点都是正确的”。^[5]因此，心理学的概念，诸如态度、情绪、记忆、思维、人格和个性等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实在”作为基础，它们只不过是心理学话语的建构物，并文化地、历史地存在着，随时间、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依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知识的形成都渗透着人对认识对象的处理，所谓的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认识活动是一种社会行为，认知同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对于心理事实的建构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没有什么客观的东西作为基础。

2.2. 反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反本质主义。心理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承袭了这一特征，反对心理学中形形色色的本质主义观点。依照后现代取向的心理学观点，心理学中的本质主义有三种表现形式：(1) 经典本质主义。是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正像柏拉图认为事物各自具有不同的“理念”一样，经典本质主义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它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西方主流心理学承袭的就是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这类心理学家认为各种行为和心理现象都有其内在的本质决定，记忆和思维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两者具有不同的加工机制，经验实证方法是达到这一内在本质的有效途径。(2) 现代本质主义。同经典本质主义不同的是，现代本质主义认为在千变万化的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个自然的、普遍的本质。在心理学中，这种本质主义表现为生物决定论，认为行为虽然千变万化，但都是由生物驱力决定的。生物驱力是行为的内在本质。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典型的现代本质主义。(3) 文化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强调文化对人的成长过程的影响，但是后现代主义并不认为文化对人的影响会“内化”为人的“本质特点”。心理学中的文化本质主义认为文化通过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决定了儿童的人格，依照这种观点，女性和男性之所以不同，那是因为文化经验的不同，社会文化要求男性成为自主、独立、刚毅，要求女性温柔、体贴、依赖。总之，文化影响内化为两性的内在的本质特点。心理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取向认为这三种形式的本质主义都假定了行为背后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的内在本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以性取向的研究为例，并不存在一个本质的“性欲”作为一切性行为的本质。虽然不能否认生物驱力的存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条件下，性行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因此，性取向是文化的建构。每种文化对于性取向有它自己不同的话语，建构出不同性取向的形象。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表现。

2.3. 反个体主义。个体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源于西方启蒙时期对神学权威的反抗。中世纪的“黑暗”年月里，宗教神学的教义和教条具有绝对的权威。在启蒙时期，为了反对神学专制，学者们把个人放到了世界的中心，认为在人的内部存在着一个神圣的“心灵”，这个心灵是自主的、独立的，具有理性判断的能力。笛

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是这一思想的真实写照。

这种对个体心灵的社会建构逐渐发展为一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从强调个人的理性、自主、独立出发，个体主义否认或忽视个体心灵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把个体的研究与社会生活孤立开来，关注的焦点放到了个体身上，从个体的内部或直接的环境刺激中寻求人类行为的解释，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的因素被置之不顾。另一方面，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把科学家的个体心灵、个人的理性看成是决定知识和真理的唯一标准。个体的科学家研究个体的心灵，心理学正是在这种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个人的心灵、理性都是一种文化的、语言的建构物。“在这种意义上，私有的理性是一种文化参与形式，是我们从各种文化关系中隔离出来的。试想，如果脱离了公众的文化，我们怎么私下里思考正义、道德、行动的理想策略等问题呢？当这一观点应用于科学知识领域时，我们会看到，只有当个体的科学家采纳了他或她所在的特殊科学群体的话语时，他的观点才是理性的、合理的”。^[3]因此，科学研究离不开文化的思考，个体心灵的研究只有放到社会的历史背景中，放到文化的话语中才是合理的。所以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不是个体的心灵、个体的认知结构、过程等，而是社会文化和话语怎样建构了心灵、意识和行为。脱离文化历史，把个体的心灵隔离出来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是不足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的。

2.4.反科学主义。虽然心理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取向认为心理学中的人文主义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但在反对科学主义方面，两者是一致的。后现代主义取向对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取向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依照科学主义取向，心理学特点是：第一，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即采纳物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现代主义取向的代表人物格根曾经指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心理学研究的是带有社会历史特征的心理现象，两者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心理学不能采纳自然科学研究“物”的科学模式。第二，追求普遍真理。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观点认为，心理学通过客观方法所揭示的规律应该带有普遍意义，适应于一切社会和民族。后现代主义取向中的多元文化论者指出，传统西方心理学建立在一元文化的基础上，只能适合西方白人主流文化。美国心理学家斯特克兰德指出：

“心理学是由那些有特权的白人建立的，这些白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能支付得起去德国的昂贵学费，跟从冯特学习心理学。回国后他们建立了美国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深深扎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中”。^[6]多元文化论指出，行为是同文化紧密相连的，行为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化。而文化是具体的、多元的。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文化。因此，多元文化论反对心理学中的“通用主义”(universalism)观点。第三，方法中心。科学主义主张方法的重要性，认为经验方法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讲是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质疑方法的中心性。认为经验方法并不能保证心理科学的进步，“如果知识的经验主义阐述是正确的，那么随着科学家对精确表征现实的科学知识的发现，科学应该向着真理迈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心理学的所有研究领域里，持续的研究并没有产生一个对行为的普遍接受的解释。相反，我们经常发现充满冲突的各种‘真理’，而这些所谓的真理都有经验观察的支持”。^[7]因此，后现代主义取向主张放弃经验方法中心，采纳多样化的方法。

3. 西方心理学后现代取向的积极和消极意义

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对心理学的发展有哪些意义呢？我们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3.1 积极意义

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许多学者指出，实际上，后现代取向的观点已经包含在各种对传统心理学的批评中。传统心理学所面临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在心理现象上的内源—外源二分法的假设和意识问题上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德国意动心理学家布伦塔诺首次区分了心理现象同物理现象的差别。布伦塔诺指出，心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因为心理现象总是有所指向，即具有意向性的特征，物理现象则不具备这个特征。虽然布伦塔诺的观点是针对冯特的内容心理学的，但是，两者皆把心理现象定位于内，把心理现象看成是人的内部过程。行为主义的产生推翻了内部心理过程的假设，对于行为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外部的刺激和反应，内部过程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同外部的行为反应具有同样的物理维度。认知心理学站在行为

主义的反面，认为人的内部存在着一个抽象的“认知机制”，认知机制接受输入的信息，加工信息、输出反应。可以看出，在从布伦塔诺到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心理学一直沉溺于内源论—外源论的纷争中。后现代主义取向要跳出现代主义的内源—外源的泥潭，认为心理现象既不存在于内部，也不简单地存在于外部，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针对传统心理学在解释心理现象方面的个体主义观点，后现代取向以文化的建构、话语的体现来解释心理现象的生成。这种把心理现象定位于社会人际互动、以话语建构解释心理现象的观点强调了心理的社会属性，对于克服西方心理学的个体主义倾向具有积极的意义。

西方心理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取向对主流心理学的经验主义科学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各种批评。虽然这些批评有时是极端的，很难为主流心理学家所接受，但是这些批评却具有启发意义，可以促进心理学家对学科自身发展的反思。例如，社会建构论批评主流心理学的经验主义方法论，认为经验方法并没有真正促使心理科学的进步。这种观点否定了主流心理学赖以生存的基本方法，其观点十分极端，但是这种观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经验主义方法论来源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人方面的确有它的局限性。因此，这些批评有它的启发价值。再如，社会建构论否认心理现象的存在，认为所谓的心理现象只不过是一定文化条件下的话语建构物。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则心理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因为心理现象都不存在了，心理学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社会建构论的分析却揭示了心理现象对文化历史的依赖性，对于沉溺于从内部发掘“心理本质”的现代主义心理学家来说，这种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后现代取向促进了心理学家的反思，具有它积极的一面。另外，后现代取向并不打算取代主流心理学，用社会建构论的代表人物格根的话来说，他所要做的只是争取心理学中各种取向的平等和对话。心理现象实际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心理学并不重要，在后现代条件下，重要的是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只要心理学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对人类有价值，那么心理学就有其存在的理由。

后现代取向关于语言和心理现象的关系、文化同心理学研究关系的论述强调了心理现象的文化属性，有利于了西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这一点连后现代心理学的反对者也是承认的。持科学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家弗雷德曼(Friedman, H)在批评了格根的后现代主义观点之后，指出：“我认为承认科学心理学已经受益于后现代主义是很重要的。它促进了文化意识，特别是权力和地位的差异。”^[8]传统心理学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个体的内部，与文化有关的风俗、语言、意识形态等因素被当成干扰而被控制在研究范围之外，有些心理学家至多把文化因素当成一种情景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后现代取向通过语言和心理现象的关系阐述了心理现象与文化的联系。依照社会建构论的观点，语言并非表达心理现象的透明媒介，相反，心理现象是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而语言总是具体的，文化、历史地给予的，因此，心理现象随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依照多元文化论的观点，文化是多元的，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所以，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心理学是不同的，西方心理学并不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标准”心理学。正像格根指出的：“后现代对话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心理学中经验传统在历史和文化中的位置。我们逐步意识到，那些有关心理生活理所当然的假设，以及我们的研究方法，都包含着西方的价值观，体现着我们独一无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例如，关于认知和情绪的概念，实验方法、预测和控制的科学价值等只不过是西方传统的副产品”。^[3]后现代取向对文化因素的强调促进了心理学家对文化历史因素的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3.2 消极意义

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促进了心理学家对传统心理学的反思，有助于主流心理学的完善和发展，但是，后现代主义取向由于其观点的极端也受到了不少批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有这样一些消极的方面值得关注：

经验主义的科学观由于是从自然科学借鉴而来，不能完全适合研究人的需要，因而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因为这些局限性就完全否认经验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而否认观察、实验方法的有效性，这并非一种科学的态度，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会损害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危害心理学的健康发展。依照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所谓的事实、真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没有所谓通过经验客观方法发现的事实和真理，所谓的科学理论都是社会协商的结果，并没有客观的效度。如果社会建构论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则自冯特以来的主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一堆废话，心理学在过去的100多年中所取得的进展也都化为一种幻影。而事实上，心理学所取得的成果影响了人

们的社会生活，改善了社会生活的质量，在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教育教学、咨询、治疗、航空航天技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心理学的知识并非我们随意的建构，也并非我们“协商”出来的“发明”，它们是心理学家通过客观方法发现的，是心理学家贯彻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的结果。这些进展都实实在在的存在于那里，任何人都不能予以否认。此外，作为知识的科学理论反映的是现实和实在，它不是小说，可以虚构，心理学的知识同样如此，它的对象，即心理现象，是实实在在的，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并非我们从虚幻中建构出来的，正如一位心理学家在批评格根时指出的：“科学理论，至少那些我们称之为‘经验的’科学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我们为描绘和解释真实事件而建设的。所以，组成这些理论的概念和命题决不可能仅仅涉及想象的、虚构的实体。它们总是指涉真实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客观的效度决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副产品。”^[9]所以，在指出经验科学观的局限性的同时，不能因此矫枉过正。心理学家已经为心理学科学地位奋争了100多年，否认心理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使心理学回到哲学思辨的老路上，只能损害心理学的健康发展。

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取向的最大问题也许在它所倡导的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依照后现代主义取向，特别是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没有所谓的真与假，不存在什么真理和谬误，有的只是实用和不实用，有意义和无意义，科学报告之所以优越于门外汉的叙述，那是因为科学报告更有用，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理论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是平等的，不存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问题。理论与理论之间因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经验的标准，因而是不可比的，每一种理论相对于它产生的背景都是正确的。

但是，科学所追求的就是“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相信在主体之外存在着一个不依赖于主体认知的客观实在，符合不符合这个客观实在是我们判断一切理论观点的标准。离开了客观实在这个标准，我们既无法判断传统心理学的是与非，也无法判断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对与错。社会建构论宣称：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通过客观方法发现的；女权主义宣称：现代社会是父权制社会，妇女是弱势群体，主流心理学是大男子主义的心理学。如果按照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没有真假之分，那么我们怎样接受这些观点呢？“如果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确定的，那么他们怎么能充满激情地分析现存的社会条件呢？”^[10]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他们的观点是真的、正确的，怎么指望拥护这些观点呢？所以，“相对主义者锯掉了支撑理性、真理、对独立于（至少部分地）人类认知的世界的信念的树枝，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要砍掉的树枝正是他们赖以栖息之地。激进的相对主义自我矛盾，因而是站不住脚的”。^[11]

参考文献

1. Hruby G G. Sociological, postmodern, and new realism perspective in social constructionism: Implications for literacy research.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Jan-Mar 2001, Vol.36(1):48-63
2. Delamater J D & Hude J S. Essentialism vs. Social constructionism in the study of human sexuality.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Feb1998, Vol.35(1):10-19
3. Gergen K.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10):803-813
4. Danziger K. Name the mind: How psychology found its language.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1
5. Smith N. Current systems in psychology. wadsworth Publication. 2001,p.232
6. Strickland B R. Misassumptions, misadventures, and the misuse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3): 332

7. Kevin 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discourse, and psycholog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7, Vol.27(3): 175-183
8. Friendman H. Psychological nescience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2, 57. 463
9. Vollmer F. Is it futile to do empirical research?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8, 39, 309-312
10. Kruger D. The d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2, 57, 456
11. fletcher G. Realism versus relativism in psyc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6(3):409-429

 打印本文  推荐本文  加入收藏  返回顶部  关闭窗口

❖ 心理学史精品课程论文发布系统 v1.00❖

Powered by 心理学史 论文集粹 © 2005-2006 ,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技术支持 (alycon)
15.625 ms